

盘中诗及其复原图*

饶少平

(北京工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北京 100022)

摘要: 文章对《盘中诗》的作者、产生年代、作者生活的朝代、《盘中诗》的文字出入及其复原图等问题进行了考证,提出了新的见解。

关键词: 盘中诗; 文字辨析; 复原图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06)04-0069-06

山树高,鸟鸣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稀。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中心悲。北上堂,西人阶。急机绞,杼声催。长叹息,当语谁?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还无期。结中带,长相思。君忘妾,天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黄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为苏,字伯玉,作人才多智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今时人,智不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

以上《盘中诗》,录自清代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的《玉台新咏笺注》^[1],有关诗的产生年代、作者、作者生活的朝代、构图形式等问题的争议,至今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一、《盘中诗》的作者

关于《盘中诗》的作者,历来有两说:曰傅玄,曰苏伯玉妻。

认为是苏伯玉妻的,有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其《沧浪诗话·诗体》云:“《盘中诗》,《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2]明冯惟讷《古诗纪》^[3]、胡震亨《唐音癸笈》^[4]、明崇祯二年冯班抄本《玉台新咏》,都署名苏伯玉妻。

认为是傅玄的,有南宋人陈玉父。其嘉定间所刻《玉台新咏》中,《盘中诗》列傅玄《拟四愁诗》和张载《拟四愁诗》之间,不别题撰人。读此,人们自然

会认为《盘中诗》系傅玄之作。明五云溪馆铜活字本、崇祯六年赵均小宛堂覆宋本、清朝嘉庆十六年翁心存影抄冯知十影宋抄本《玉台新咏》等,都与陈玉父本同。清人冯舒《诗纪匡谬》依据此类版本明确得出了《盘中诗》乃傅玄之作的结论^[5]。

乾隆年间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云:“按:《沧浪诗话》、《盘中诗》为一体,注曰‘《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当时旧本亦必明署‘苏伯玉妻’之名,故《沧浪》云尔。宋刻于题上误佚其名,因而目录失载。冯氏(指冯舒)校本遂改题傅玄之诗,殊为疏乖。”^[6]《四库提要》云:“苏伯玉妻《盘中诗》,……宋本《玉台新咏》列于傅休奕诗后,不别题苏伯玉妻,乃嘉定间陈玉父刻本,偶佚其名。观《沧浪诗话》称苏伯玉妻有此体,见《玉台集》。则严羽所见之本,实题伯玉妻名。”^[7]

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未署苏伯玉妻被说成是刻书人的疏忽。问题是不论傅玄还是苏伯玉妻,人们只是盯在宋刻上。殊不知宋之前就有问题。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云:“《盘中诗》右盘屈书之。傅休奕云‘山树高,鸟鸣悲。’末云‘当从中央周四角’是也。”^[8]这说明,早在唐朝就有人认为《盘中诗》出自傅玄之手。故陈玉父刻书一定有所本。

严羽的看法也一定有所本。既然各有所本,就只好通过别的途径来进行判断。在这一点上,《玉台新咏笺注》对大家很有帮助。吴兆宜注云:“原注失其姓氏。伯玉被使在蜀,久而不归。其妻住长安,思念之,因作此诗。”这段文字当是原刻《玉

收稿日期: 2006-03-28

基金项目: 北京工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ER2005-A-07)

作者简介: 饶少平(1945-),男,湖北云梦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台新咏》所加的小序,故吴氏云尔。据此可以推断,《盘中诗》之作者确系苏伯玉妻。后世重刻《玉台新咏》,有的版本偶失小序,从而造成了千古疑案。

杨慎《升菴诗话》卷八云:“余弟姚安太守未菴糙,字用能,酒边诵一绝句云:‘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兄以为何人诗?’余曰:‘按《宋文鑑》,则张文潜诗也。’未菴取《草堂诗餘》,周美成《尉迟杯》注云:‘唐郑仲贤诗。’余因叹唐之诗人,姓名隐而不传者何限!或张文潜爱而书之,遂以为文潜之作耳。”^[9]郑仲贤即郑文宝,南唐时任校书郎,入宋,官至兵部员外郎。从南唐、北宋到吕祖谦编《宋文鑑》的南宋,时间相隔并不久远,连郑仲贤那样知名人物的作品也被安到别人头上,何况比郑早得多、连姓名也不为人知的民间女子的作品?《盘中诗》的作者被张冠李戴,偶失原刻小序是其一;辗转附会,改易窜乱,致使苏伯玉妻“姓名隐而不传”是其二;傅玄“爱而书之”,杂入己作,他人未见原作,遂以为傅氏之作,亦未可知。

汉代是才女辈出的时代。高祖时唐山夫人作《安世房中歌》,戚夫人作《春歌》,武帝时乌孙公主作《悲愁歌》,成帝时班婕妤作《怨歌行》,桓帝时徐淑作《答夫诗》,献帝时蔡琰作《悲愤诗》,还有班昭,虽未见有诗流传下来,她在其兄班固去世后续成《汉书》,却是人所共知的事。汉代有那么多才女,不应独疑苏伯玉妻及其《盘中诗》。

二、《盘中诗》产生的年代

《盘中诗》产生的年代,历来有3种看法:曰汉代,曰西晋,还有一种就是回避。

认为是汉诗的例子很多,明万历年冯惟讷编纂的《古诗纪》就是一例。胡震亨《唐音癸笺》卷二十九认为:“盘中诗,始汉苏伯玉妻寄夫诗,写从中央周四角,屈曲成文,名《盘中》。”^[4]在认为是汉诗的前提下,又有西汉作品与东汉作品之说。万历前,嘉靖间徐学谟海曙楼刻本、嘉靖十九年郑玄抚本《玉台新咏》中,《盘中诗》均排在乌孙公主《悲歌》之后、汉成帝时童谣二首之前。郑刻本书首《名家世系》表中有关作家的排列顺序是:枚乘、司马相如、李延年、苏武、辛延年、乌孙公主、苏伯玉妻、班婕妤、宋子侯、张衡、秦嘉、徐淑、蔡邕、繁钦。乌孙公主于汉武帝元封年间远嫁乌孙王。班婕妤好名不详,汉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婕妤。据徐刻本、郑刻本,

《盘中诗》应产生在西汉,武帝与成帝之间。

曰东汉作品者,有清人沈德潜、今人郭沫若等。沈氏《古诗源》将《盘中诗》列在宋子侯《董娇饶》和窦玄妻《古怨歌》之间。郭先生在《拟〈盘中诗〉的原状》中说:“鱼水、饥雀,都是虚辞,当系东汉时作品。”又说:“古者未仕著白衣,致仕而还其初服亦著白衣。东汉章帝时郑均拜议郎告归,累辟不起。章帝东巡,幸其宅,敕赐尚书禄终其身。时人称为‘白衣尚书’,即其证。诗中‘出门望,见白衣’,盖谓其夫致仕而归。”^[10]

曰西晋作品者亦大有其人。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南宋陈玉父刻本、明五云溪馆铜活字本、明崇祯二年冯班抄本、崇祯六年赵均覆宋本、清嘉庆年间翁心存影抄本《玉台新咏》等,都将《盘中诗》排在傅玄和张载的作品之间,说明他们都认为《盘中诗》是西晋早期的作品。《四库提要》认为:“苏伯玉妻《盘中诗》,《诗纪》作汉人,固谬”,实际上也认为是晋诗。在近人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11]、今人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2]中,《盘中诗》也都是晋诗。

采取回避态度的有南宋严羽。其《沧浪诗话》指出作者是苏伯玉妻,但并不说明她是哪个朝代的人。是不想说,还是没有把握避而不说?清人纪昀的《玉台新咏校正》^[13]不载《盘中诗》,是偶然疏漏,还是有意回避?

回避不是好办法,还是应该加以讨论。

1985年,林培真撰文,从诗的出处、结构、风格、用事4个方面说明《盘中诗》是汉代作品^[14]。1997年,跃进从用韵的角度论证:“这首诗押韵多与上古韵部相近,而与以《切韵》系统为基础的《广韵》颇不相同。”“这首诗应当是出现在魏晋以前,因为语言风格、乃至隶事用典,后代的作品可以摹仿前朝,唯有用韵难以模拟。”^[15]这些见解很有道理。

《盘中诗》产生的年代还可以从诗歌发展的角度加以考虑。《盘中诗》代表了三言诗的最高成就。胡应麟《诗薮》云:“汉妇人为三言者,苏伯玉妻……皆工至合体,文士不能过也。”^[16]郭沫若称赞说:“诗饶有古趣,……三言诗而能如此生动者,实为仅见。”^[10]三言诗兴起于先秦,汉代是其鼎盛时期,至魏、晋而衰微。这样一首代表三言诗最高成就的作品,只能产生于三言诗的鼎盛时期,不可能产生于三言诗的衰微时期。

《盘中诗》不是纯三言诗,而是以三言为主的杂言诗,正如《古诗源》所说:“似歌谣,似乐府,杂乱成

文。”^[17]尽管西汉早期的《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中都有技巧成熟的纯三言诗，但两汉民间乐府中，像西汉末年的《灶下养》（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18]、东汉顺帝末年的《京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19]那样的纯三言诗却极为少见。民间的三言诗多是以三言为主的杂言，如，西汉成帝时的《燕燕童谣》：“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20]；东汉《鲍司隶歌》：“鲍氏驄，三人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21]等。

在以三言为主的杂言诗中，《盘中诗》的组织形式又有其明显的特征。它不是以三言为主，杂以四言、五言、六言或七言，而是前面大半部分为三言，后面结尾部分为七言。这种形式的民间歌谣在汉代出现并不算晚。如：西汉初期的《淮南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22]；东汉早期的《廉叔度歌》：“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夜作。平生无襦今五袴”^[23]；东汉后期的《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4]这类作品出现虽早，篇幅却一直十分短小，直到东汉晚期的《城上乌童谣》：“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春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相怒”^[19]，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这首童谣就结构形式而言，句子先短后长，形式活泼自由；就语言风格而言，浑朴自然，不事雕琢，纯用口语；就抒情特征而言，质朴率直，直抒胸臆，毫无矫揉造作之处。《盘中诗》的结构、语言、风格与这首童谣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盘中诗》质朴的语言，真切的感情，活泼的句式，更富艺术感染力，而且篇幅更阔大，技巧更成熟，文笔更流畅，因而艺术成就更高。事物都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由此可以推断，《盘中诗》不产生于西汉《燕燕童谣》或东汉《廉叔度歌》之时，而产生于东汉末年《城上乌童谣》之后。

《盘中诗》为什么不可能产生于魏、晋呢？可以从魏、晋时期民间三言体诗歌的表现中得出结论。曹魏时期民间三言体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4首：《京兆民为李庄歌》中“我府君，惠如春，盛如唐”；《军中为徐晃语》中“不得饷，属徐晃”；《正始中时人谣》中“何、邓、丁，乱京城”；《博昌人为蒋任二姓语》中“蒋氏翁，任氏童。”^[12]

西晋时期民间歌谣多为四言、五言和七言，纯

三言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4首，其中《会稽民为徐弘歌》“徐圣通，政无双。平刑罚，姦宄空”，《泰始中谣》“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每首只有4句；《元康三年蜀中童谣四首》之三“巴郡葛，当下美”，《时人为赵王伦谚》“貂不足，狗尾续”，每首只有2句。前面为三言后面为七言的杂言诗流传至今的也只有4首，即《武帝太康后童谣》之一“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元康三年蜀中童谣四首》之一、之二“郫城坚，盎底穿。郫城细子李持细”；“江桥头，阙下市。城都北门十八子”以及《永嘉中长安谣》“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12]该时期的民间歌谣篇幅短小，水平低下，倒退至先秦早期民谣、童谣的那种初级水平。试想，在三言诗数量少得可怜、水平低下的魏、晋，怎么会突然冒出一首水平极高的《盘中诗》，在诗坛上鹤立鸡群呢？所以，《盘中诗》只可能产生于东汉末年，不可能产生于西晋初年。沈德潜将其排在宋子侯《董娇饶》和窦玄妻《古怨歌》之间，是很有见地的。

《盘中诗》产生的年代还可以从诗的本身找到答案。请看“吏人妇，会夫稀。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几句。吏在古代多指胥吏。白衣乃胥吏所著之服，亦用以借指官府中的小吏。《汉书·龚胜传》：“尚书使胜（龚胜）问常（夏侯常），常恨胜，即应曰：‘闻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详，妄作触罪。’”颜师古注：“白衣，给官府趋走贱人，若今诸司亭长掌固之属。”顾炎武《日知录》：“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卫则不然。”^[25]今人周锡保也认为：“白衣，白巾，袒帻，为官府趋走贱人，奴客之服。”^[26]所以，“吏”即“白衣”，“白衣”即“吏”。郭沫若对“白衣”有2种解释：“未仕著白衣”、“致仕而还其初服亦著白衣”。这2种解释与诗意不合。“吏人妇，会夫稀”说明吏并不是不回家，只是回家次数太少，而作者也只是希望丈夫多回家探亲，并不希望他辞职。汉朝时长安人到蜀地当官的较多，甚至在汉灵帝中平五年（188），东汉晚期天下大乱之前，太常刘焉见王室多故，还主动要求到益州去任职，侍中董扶及太仓令赵贇皆弃官，随焉入蜀。”^[27]卷五十九有人去当官，自然有人去作吏。到了曹魏时期，由于战争原因，长安人不再到蜀地为官作吏了，直到西晋初年，此现象也没有多大改变。没有人从长安到蜀地作吏，“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惜马蹄归不数”也就无从说起。故《盘中诗》不可能产生于西晋初年。

有人认为：“刘秀定都洛阳为东汉光武帝，……要荡平在成都据蜀称王的公孙述。”“这次战争规模

很大,时间很长。长安成了战争的后方,家住长安的苏伯玉,应征出战或被使去蜀,属情理中事。因此,《盘中诗》是东汉初年战乱期间一位丈夫为国从戎的家庭妇女的心声。^[28]这种说法很牵强。诗中“君忘妾,天知之”说明作者只是担心丈夫忘记自己而不回家,丝毫没有抱怨战争使得丈夫不能回家的意思。这说明,《盘中诗》产生在东汉末年刘备入主成都、曹操进攻汉中、蜀中大乱之前。

三、《盘中诗》作者生活的朝代

既然《盘中诗》产生于东汉末年,其作者就应该是汉人。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在确定《盘中诗》产生的年代以后,它的作者究竟是哪个朝代的人,还需要先回顾一下汉末的几场战争再加以讨论。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黄巾起义。朝廷派皇甫嵩、朱儁领兵镇压。主战场在南阳(今河南南阳)、颍川(今河南禹县)、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和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都在长安东面,未影响到长安、蜀地间的交通。后来黄巾余部与官军的战斗也都发生在东面。中平五年(188)益州马相起兵,自号黄巾。旬月之间攻破三郡,自称天子。数日后被益州从事贾龙击败。朝廷派刘焉赴益州任州牧。汉献帝建安六年(201),蜀地再度发生战争。“朝廷闻益州乱,以五官中郎将牛勗为益州刺史。”^{[27]卷五十八}事实证明,直到此时朝廷对益州尚未失去控制,长安人还可以到蜀地为官作吏。

建安十九年(214)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年刘备围成都,刘焉之子、益州州牧刘璋投降。“备入成都,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备领益州牧”,并授予诸葛亮、董和、马超、法正、黄忠、麋竺、简雍、孙乾、黄权、许靖、庞羲等人官职^{[27]卷六十七}。州牧是级别很高的官员。西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后废置。东汉灵帝时再设州牧,握军政大权,居郡首之上。刘备用武力逼降刘璋,自己取而代之,又任命了一大批高级官员。这样大的事情并未奏请皇帝批准。而在这之前刘备是不敢这样做的。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27]卷六十五}就是例子。从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到不表而自领益州牧,说明由曹操当权的朝廷对蜀地已完全失去控制。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怎么能离开曹操控制的长安,到刘备控制的蜀地去作吏呢?第二年曹操进攻汉中以后,这种可能性就更不存在了。所以苏伯玉在蜀为吏,其妻

作《盘中诗》,当是建安十九年之前事。

但仍有理由猜测苏伯玉妻一直活到西晋。假定她生于汉灵帝中平末年(189),到建安十九年(214)她25岁,到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她76岁,到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她86岁。尽管杜甫曾慨叹“人生七十古来稀”,但是“稀”不等于没有,古人亦有长寿者。战国时孟子活到83岁,西汉时董仲舒活到75岁,东汉末年担任过孙策长史、策死后辅佐孙权的张昭活到80岁。苏伯玉妻会不会也是长寿老人?她有可能在东汉末年写了《盘中诗》,到西晋初年,七八十岁或者80多岁尚活在人间。这时天下太平,她的《盘中诗》得以在社会上流传,编书人于是把她当成了晋人。

这样的例子很多。傅玄生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卒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在西晋只活了13年,历史上却称他为西晋文学家。刘勰著《文心雕龙》于齐朝末年,入梁后任东宫通事舍人,后世刻印《文心雕龙》均题“梁·刘勰撰”。《辞海》称勰为“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据唐刘肃《大唐新语》^[29]记载:“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又,“玉台新咏”收梁诗,未收陈诗,书中称萧纲为皇太子,而不称梁简文帝,说明此书之编选确于梁朝,萧纲为太子时。由于徐陵入陈后担任过尚书左仆射等职,后世翻刻《玉台新咏》,多题陈·徐陵编。由于古人有这种习惯,所以尽管《盘中诗》产生于东汉末年,在某些古籍中,它的作者却被当作晋人,排在傅玄之后。排在傅玄之后,并不说明她的年纪一定比傅玄小。古人习惯于把大臣排在帝王后面,把无功名的人排在有功名的人后面,把女性排在男性后面,何况苏伯玉妻是一个连姓名也被人们遗忘了的女性。

四、《盘中诗》的复原图

《盘中诗》的原图早已遗失,后人只知“写之盘中,屈曲成文”。“文”当取其古意,同“纹”,而非今天之“文”所谓。后人多有拟其原状者,拟得最好、最有影响的有2种。一种是宋朝桑世昌的复原图,圆形,见图1。

历代版本中,《盘中诗》均为168字,此图少一“作”字。屈曲的文字先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再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如此循环而下,既体现了“屈曲成文”的特点,又因为2种方向交替旋转,增加了阅读的难度,真个是“今时人,智不足,与其书,不能读”。

因此，此图一出便一直为各类著作、文章所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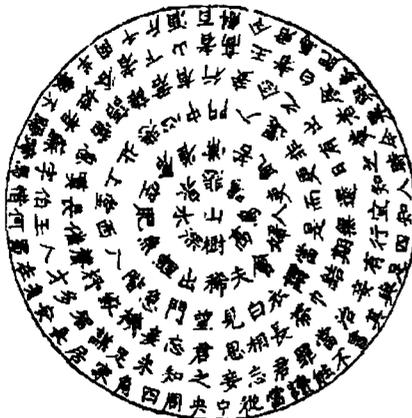


图1 圆形盘

另一种是郭沫若的复原图，正方形，见图2。



图2 正方形盘

应该说，郭氏之图更接近《盘中诗》的原貌。因为“当从中央周四角”说明原图为方形。关于这一点，清人已有认识。《四库提要》云：“苏伯玉妻《盘中诗》，……旧本俱在，不闻有图。此书绘一圆图，莫知所本。考原诗末句‘当从中央周四角’，则实方盘而非圆盘，所附图殆亦妄也。”^[7]郭图中将“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13字排在底行，说明郭先生可能体会到了作者的意图，她是在暗示丈夫如何读这首诗。作者写诗毕竟是要丈夫读的，不暗示一下，丈夫读不出来，岂不白写？所以，郭氏复原图比起桑氏复原图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郭老忽略了盘子的形状。自古以来没有哪一种盘是正方形的。盛行于商、周时期的盘为贵族沐器，由青铜制成，多为圆形，上有两把手，下有四足或圈足。贵族盥洗时以匱盛水浇洗，以盘接水。盘，又是盛食物的器皿。《史记·滑稽列传》：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此外，还有漆盘、端饭菜等用的木盘。将诗写在青铜盘中，太大太重，不现实；写在陶瓷盘中，由长安寄往蜀地或托人带往蜀地，在当时条件下，极易破碎。漆盘太贵重。所以，写诗所用之盘当为端饭菜等用的普通木盘，这类盘子一般都是长方形的。因此，《盘中诗》的原图当为长方形。另外，郭老将《盘中诗》拟成正方形，总共需要169字。原诗只有168字，于是在“姓为苏”后面加了一个“氏”字。对此，郭先生的解释是：“原诗168字，可列为十三之方乘169字，而却少一字。故于‘姓为苏’下加一氏字以足之，估计此字必为原有而夺逸者。”

“必为原有而夺逸者”只是郭老的估计。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凭估计加字，总有些欠科学。我们应当在不加字的前提下，拟出《盘中诗》的复原图。唐人吴兢的一句话“《盘中诗》，右盘屈书之”^[8]，可以给人们以启示。根据吴氏的提示，可以采取行间距大于字间距的办法拟出《盘中诗》复原图，使其呈长方形，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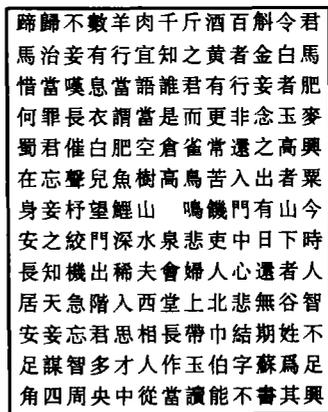


图3 长方形盘

吴兢曾与刘知几等人合著《武后实录》，对于张昌宗诱张说陷害魏元忠事，直书不讳。后张说为相，屡请更改，吴均予以拒绝。应该说吴是一名遵循实录原则的历史学家。吴离《盘中诗》产生的年代较近，很可能见过《盘中诗》原图或者介绍其原图的有关书籍。他说《盘中诗》右盘屈书一定有根据。而今拟《盘中诗》复原图，应当遵循吴氏所说的原则。

图3保留了郭氏复原图的优点，避免了郭氏复原图的缺点。再者，吴兢只说过“右盘屈书”，并没有说书写时要转动盘子，以便使文字改变朝向。应该说，图3最接近《盘中诗》的原图，说不定原图就是这个样子。

参考文献:

- [1] (清)吴兆宜,程琰.玉台新咏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宋)严羽.沧浪诗话[M].清光绪十一年长沙玉尺山房刻本.
- [3] (明)冯惟訥.古诗纪[M].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 [4]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5] (清)冯舒.诗纪匡谬[M].清顺治年间知不足斋本.
- [6] (清)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M].清光绪五年刻本.
- [7]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M].1935年辽海书社铅印本.
- [8] (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M].明洪武年间毛氏汲古阁本.
- [9] (明)杨慎.升菴诗话[M].清乾隆年间李调元校定本.
- [10] 郭沫若.拟《盘中诗》的原状[N].光明日报,1962-3-24(4).
- [11] (清)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M].民国年间无锡丁氏铅印本.
- [12]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 (清)纪昀.玉台新咏校正[M].清抄本.
- [14] 林培真.《盘中诗》为汉代作品刍见[J].南开大学学报,1985(3):36-39.
- [15] 跃进.《盘中诗》汉代说补正[J].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7(3):94-95.
- [16] (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7] (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 [18] (汉)刘珍.东观汉记[M].清乾隆六十年扫叶山房刻本.
- [19] 后汉书·五行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0] 汉书·五行志中之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1]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8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2]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3] 后汉书·廉范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4]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审举篇[M].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
- [25] (清)顾炎武.日知录[M].清康熙年间刻本.
- [26]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 [2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8] 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
- [29] (唐)刘肃.大唐新语[M].明万历年间半野堂刻本.

Plate-Poem and the Reproduced Picture

RAO Shao-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shown are the results of studies and researches on the problems of a poem known as Plate-Poem such as who the author is, when the poem was written, which dynasty the authors lived in, what happened to the literal discrepancies and the reproduced picture of the plate poem. Some new views and opinions have been put forth as well.

Keywords: Plate-Poem; literal discrimination; Reproduced picture

[责任编辑:李世红]